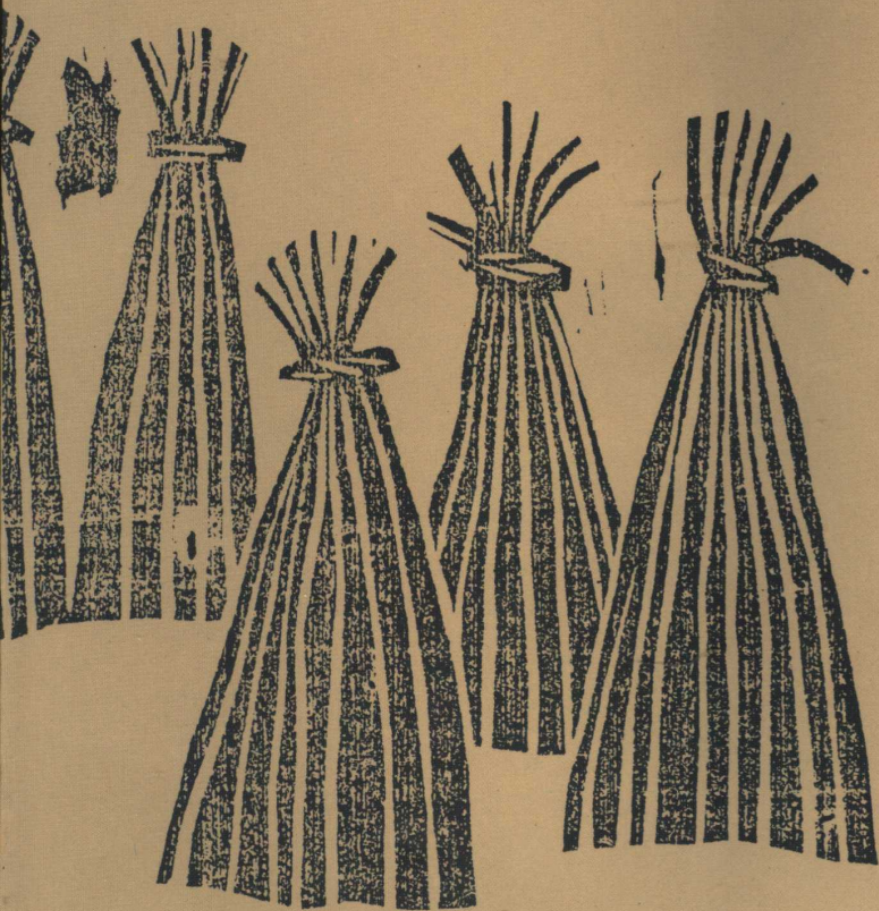


台灣文學研究系列

「吾鄉印象」 的鄉土美學

——論吳晟

宋田水 著



I20
S88

台灣文學研究系列 4

「吾鄉印象」的鄉土美學——論吳晟

宋田水◎著



A0895731

I207.25
S887

◎ 本書由吳晟先生



圖書



A0895731



「吾鄉印象」的鄉土美學

——論吳晟

作 者：宋田水

出 版 者：前衛出版社

地址／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200號10F

電話／02-3650091

傳真／02-3679041

郵撥／05625551前衛出版社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2746號

發 行 人：林文欽

法律顧問：謝長廷・汪紹銘律師

印 刷 所：松霖彩色印刷公司

出版日期：1995年2月初版第一刷

定 價：140元

ISBN 957-801-012-5



封面設計／何華仁

〈作者簡介〉

宋田水

一九五〇年生，台灣彰化人。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。

八〇年代初期在美國喬治亞大學英美文學研究所研究，因為得悉林義雄母女命案內幕而輟學。曾經擔任遠景版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翻譯，譯有「獨立之子」（一九五五年得獎作品）、「德里納河之橋」（一九六一年得獎作品）等多部。

美麗島時代以來，在百家爭鳴式的批判與反省浪潮中，宋田水不是一隻早啼的公鷄，也沒有足以惑眾的虛名，但是他却能以生龍活虎的文字展現雄辯的氣勢，成為本土文學力壓千斤的新籌碼。

文學批評對於宋田水而言，是政見、是人生批評兼社會考察，並透過這三合一的多角探索，為文學開展出遼闊的地平線。他的筆，咸認是當前滿園春色的文化界裡一株出牆的紅杏。

除了本書以外，作者另有「反面論梁實秋」、「美麗島年代的文學道路」等傳頌一時的論述。

台灣文學研究系列 4



A0895731

五鄉印象



「吾鄉印象」的鄉土美學——論吳晟

宋田水◎著

自序

宋田水

研究吳晟的詩，不過是替他的作品下點旁註而已，這些旁註主要有三種考量，第一種是農村的，第二種是詩的，第三種是濁水溪兩岸的作家群在作品中所展現的台灣歷史烙印。

三種考量中，有宏觀的、也有微觀的。宏觀方面，是認定傑出的作品與作家的時代、社會必然是沾親帶故的；微觀方面，是我以在地人獨有的「鼠目寸光」，發現數十年來，濁水溪兩岸除了吳晟以外，還有一群和吳晟氣質相近的本土作家，在天空中發光散熱，他們的光芒，並不亞於鹽份地帶作家，以及所謂都會區的台北作家。

以新的農村問題來說，一旦進入關貿總協，原已老弱的農村必將雪上加霜，沒有農業做後盾的台灣，耕地日削，則台灣將日漸香港化，農村也因而唱出更沈痛的輓歌。對

定居城市的人而言，休閒時一家老小回故鄉農村度假探親的牧歌心情也將不再長久。

在這兩種即將變調的歌中，我想起了吳晟。

詩的方面，一九四九年以後將近四十年的詩壇上，很多詩人信仰一些自己所不了解的主義，他們在政治高壓的時代裡真痛苦、假迷糊，並因為寫作上擅長隔靴搔癢而獲得崇高的聲譽。坦白說，提倡現代詩的人，在滿口意象、節奏之外，幾個知道奧登(W.H. Auden, 1907-1973)對西班牙內戰等現實問題的狂熱，一生並在馬克思與佛洛伊德之間徘徊，而葉慈(W.B. Yeats, 1865-1939)又是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鼓手。

+

吳晟幸而未提倡那些他所不懂的主義，也沒有隱士型的自戀情結，他的原創力來自天上的風雲、以及腳下的泥巴。當然，農村知識份子的他，有農民的優點，也自有農民和知識份子的盲點。

另外，日據時代以來，濁水溪兩岸便開始有豐富的社會批判寫實的文學傳統，賴和、翁鬧、楊守愚、王白淵、吳坤煌、巫永福、陳虛谷……等是二二八之前反殖民的一代，二二八之後寫作的有後殖民的林亨泰、洪醒夫、林雙不、宋澤萊、羊牧、廖莫白、陳恆嘉、蕭蕭，以及火燒島關過十年，在獄中開創數學詩寫作的曹開；幼年在彰化伸港海邊

住過的陳義芝；還有那專門研究並收集台灣文史資料揚名的張良澤、劉峰松與呂興昌先生，一生以出版本土文史書籍爲職志的林文欽，都是文學界有斤有兩的人。

如今，當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賴和已然成爲本土文學振葉尋根的焦點之一，我們益發珍惜這些在台糖小鐵路旁邊煎熬、在稻花香裡苦思的作家，以及這個在濁水溪撫育下成長的文學傳統。

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六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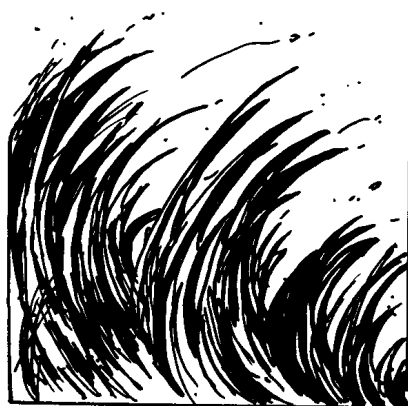
「吾鄉印象」的鄉土美學 目次

自序／宋田水	003
--------	-----

1 現代詩壇演義：從呆子撈屁說起	009
2 來看一看吳晟的詩	015
3 吾鄉印象：先愛上母親，再愛上土地	027
4 憫農詩：憂風憂雨愁煞農	053
5 農民命運的探索：一束稻草的終局，是吾鄉人人的年譜	061
6 愚直書簡：無情也是一種風格	077
7 愛荷華家書	093

8	向孩子說：不要忘記那一張蕃薯地圖·····	099
9	吳晟的兩本散文：農婦和店仔頭·····	117
10	總論：(1) 稻作文化的民粹精神·····	129
	(2) 吳晟的人與詩學·····	135

現代詩壇演義／從呆子撈屁說起



談台灣的現代詩，我們不妨先來看一個呆子撈屁的故事。

有一個呆子出遠門，走到小湖邊，突然覺得肚子裡有些東西在醞釀著，那個東西醞釀成氣候以後，便慢慢往下滑，滑出身體後，只覺得渾身舒暢不已。呆子覺得那玩意兒一定是個寶貝，想看看它究竟是什麼東西，同時也想保有它。

可是那寶貝卻無蹤無影，既沒有留在褲管裡，也沒有掉落在地面上；呆子環顧左右，想來想去，認為寶貝必定是一溜煙溜進路邊的小湖裡藏起來了。他愈想愈不甘心，於是脫掉衣服、跳進湖裡，四處打撈起來。

過了不久，有個年輕人從湖邊走過，看呆子悶聲不響地在水裡撈東西，便問他是在撈什麼，連問了三次，呆子只顧撈，都不吭聲。年輕人看他那副小心翼翼的樣子，認為此事大不尋常，湖裡說不定有什麼珍珠寶貝，所以對方才不肯回答，而且又撈得那麼認真；於是自己忍不住也脫下衣服，跳進水裡，跟著撈了起來。

又過了半晌，又來了三、四個年輕人，也是同樣的情形。三、四個年輕人也跳進湖裡，水上水下不停地撈著；一時之間，湖裡變得很熱鬧。可是撈了半個時辰左右，已經累得滿頭大汗，並沒有撈到什麼東西。四個年輕人中有一個終於憋不住氣，忍不住的問先前那個年輕人到底是在撈什麼，那個年輕人眨了眨眼睛說：「我也不知道啊！」；於是

五個人不約而同地掉轉頭去問呆子，呆子被逼急了，便一五一十地把原委說了出來。那五個人聽了又好氣、又好笑。其中那個最先起疑的年輕人一時氣不過，還狠狠刮了呆子兩個耳光，並罵說：「你娘的，原來你忙了老半天是在撈屁，爲什麼不早說？」。數落了幾句之後，上岸穿好衣服就走了。臨走之前，順便把呆子的衣服也給帶了去。

呆子平白挨了人家打罵，又丟了衣服。他並不服氣，慢條斯理的說：「你們撈不到也就算了，還要打人，實在太不講理了！」，「萬一撈到了，我還得跟你們要回來呢！」。顯然，呆子不認爲那個東西是屁。

於是，他一個人繼續撈下去。

看完了呆子撈屁的故事，我們接下來看現代詩，看看它們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。

現代詩在台灣，從詩人的生平經歷上來看，大略可分爲兩派：一派是流亡詩人，另一派是本土詩人。流亡詩人於一九四九年前後來台，遠離了長江、黃河和汨羅江的土壤，無法掌握自己的土地與生民，更未能掌握自己親身經歷的、天崩地裂的歷史經驗；流亡的處境，又使他們在倉惶與茫然中未能深入掌握本土的現實，以致他們的筆下看不到台灣的厚土高山，也聞不到蓬萊米與香蕉、芒果的香味。而本土詩人中，有的才偏規模淺，

有的在文字表現和詩質、氣勢上或生硬、或粗糙，很多方面都難以和流亡詩人相比。這種大局，要到近幾年形勢才有了變化。

流亡詩人在處境上固然同為一派，但在實際運作上卻派內有系。現代詩社、藍星和創世紀，各設圖騰，而三個詩社的領導人紀弦、余光中、洛夫則像三個脾氣不同的奶媽，很多年輕詩人都是在這三個奶媽的搖籃裡長大的。

在流亡詩人的主導下，所謂現代詩的歷史，便是人與土地分裂的歷史。流亡詩人則是為了逃避紅色恐怖而到台灣，忍受白色恐怖；但是流亡的人一來離鄉背景，二來有一部分人又以逍遙閑適的文人性格，過不慣一板一眼的軍中生活，不退下來固然叫苦連天，退下來後又無法靠軍中學來的那一套「立正、稍息」混飯吃——一些有名有姓的戰鬥英雄解甲之後，不是低著頭去引車賣漿，就得去喝西北風，何況這些不安於位的軍中文人。就這樣，大環境的苦悶、個人的苦悶，加上青春期特殊的性苦悶，表現在生活上，明裡便是舞文弄墨，暗地裡就是性的發洩——想用性的發洩把上述各種苦悶一起抒發掉。又因為沒有錢，發洩的方法，斯文一點的是摟著枕頭當姘頭，過乾癮；有經濟頭腦的，則借錢或標個小會去嫖妓，嫖完後再慢慢還錢，過著「鳥鬆荷包緊」的生活，周而復始；借不到錢或標不到會的，有人甚至強姦火雞。

表現在詩中的，則因為政治壓抑而有苦難言，所以筆下不是拐彎抹角、就是吞吞吐吐

吐；那些文字花非花，霧非霧，雖然標榜意象掛帥，但是讀者想捕捉他們的意象比警察捉小偷還難。

老實說，許多傳說不朽的現代詩，不是一些虛有其表的起承轉合，就是一些沒有意義的抑揚頓挫而已。

然而，當了詩人就喜歡用放大鏡看自己，於是有些就像螞蟻一樣，爬上了牛角尖就以爲自己登上了世界最高峰；同一派系的詩人之間互相推崇，就像狗與狗互相恭維，稱讚對方是獅子。

就因爲這樣，所以到現在爲止，很多有知識的人一聽到台灣現代詩就喊救命！

雖然如此，但是在茶藝館裡、在咖啡廳中，或在山顛水涯裡，那些專門教人咬文嚼字、也教人說夢話的文藝營，仍然有一些人不死心地談它，一些自命不凡的評論家在評它。特別是學院派評論家，更因爲能把一些廢話講得有條有理而自豪不已。

這樣的現象，和呆子撈屁的故事是異曲同工的，詩人未必個個是呆子，但是迷詩、評詩的人和那些跟著跳下水撈屁的人有什麼兩樣？

時代是偉大的，偉大的時代往往也是痛苦的，在玉石俱焚的無奈裡，死去的人固然要替時代墊棺材底，活著的人也免不了要平白地承災受難，受大時代的糟蹋和戲弄。悲哀的是，時代糟蹋了他們，他們也糟蹋了自己，既未能替自己的災難作見證，也未能替